

文盧詩房 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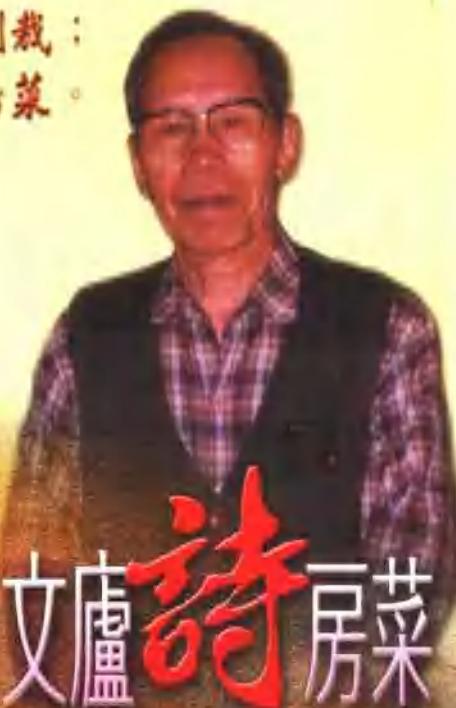
The Menu of Wenlu Poetry Studio

文曉村／著



隨筆兼評說，詩傳聞別裁；
文廬獻新章，端出私房菜。

繼二十四年前，推出《寫給青少年的——新詩評析一百首》，一年之內，由布穀、黎明兩家出版社，連發三版，造成詩壇一時轟動，贏得教育部頒發「宏揚詩教」獎之後，作為詩人，評論家的文曉村，又有一部自我評說的新作：《文廬詩房菜》。全書五十六篇，以隨筆散文方式，敘說其主要作品的創作背景，動機旨趣，寫作技巧，兼及兩岸詩評家的評論。全書各編，獨立成文，讀完全書，有如瀏覽一部別裁的詩傳，是我一生創作經驗的結晶。作者雖謙稱只是一些青草叢林式的詩篇小物，我們相信，《文廬詩房菜》是極可貴的人，兼着玩味的佳作。



文廬詩房菜

The Menu of Wenlu Poetry Studio

Mod'E 250
ISBN 957-0379-54-5



9 789570 379549





郑州大学

04010076393X

-4

I052
W662

文盧詩房采

~~I052
F855-6~~

文曉村／著

W662



詩藝文出版社

誘情的·藝術的·文化的

P.A.C Publishing Company

S文化書坊 15 S

QWT06/0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盧詩房菜 / 文曉村著. -- 初版. -- 臺北縣
新店市：詩藝文，2004[民93]
面：公分. -- (文化書坊：15)

ISBN 957-0379-54-5 (平裝)

851.486

93003071



詩藝文出版社
詩情的・藝術的・文化的
P.A.C Publishing Company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文化書坊 ◎ 15 §

文盧詩房菜

著者／文曉村
發行人／賴益成
總策劃／文曉村
總編輯／賴益成
出版者／詩藝文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75巷2弄3號
電話／(02)2911-5009 2918-2059 2913-7117
傳真／(02)2914-8081
郵摺／18787925 詩藝文出版社

法律顧問／景玉鳳 律師
總經銷／寶鵝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227-5988
傳真／(02)8227-5989
登記證／局版臺省業字第172號
初版／2004年5月4日
E-mail／lay009@cm1.ehome.net.tw
ISBN／957-0379-54-5 (平裝)
定價／新台幣 250 元 (平裝)

•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倒裝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文廬詩房菜

目 錄

青菜豆腐敬嘉賓（自序） 011

輯一 番判臺前的靈魂

夢的國度竟成真 015

母親的北方 021

從搖籃看世界 026

審判臺前的靈魂 030

十月的歡樂 037

一隅小千的寧恬 041

與烏來瀑布對話 046

移花接木老校長 050

尋覓唯一的愛神 054

虛幻象徵鐘乳虹 059

輯二 母親樹上的花朵

064

攝影詩初探 065

瓊島花月夜 070

沉默的變奏 076

母親樹上的花朵 082

頌什麼？怎麼頌？ 087

一盞小小的燈 093

白鳥與雪人 099

流浪者的悲歌 103

迴響聲聲思芳魂 109

向高處攀登 114

守著一方土地 120

輯三 越過海峽的石榴

124

狗尾續貂四君子 125

大榕樹下尋根追源 130

潑山水於紐約的天空 134

越過海峽的石榴 139

海棠淚痕 143

回到童年	147
橋，因河流而存在	151
世間之最	157
長憶外雙溪	162
龍在我們心裡	168
輯四 踏月凌波聽風聲	172
夏日讀荷讀到秋	173
面對坐在牆上的母親	177
踏月凌波聽風聲	182
為愛而誓	186
求上蒼寬恕他們	190
棲蘭山紅檜封神	194
駁沙盤推演說	198
思念豈是一瓶酒	202
敏感人物握手時	207
無形的小溪	212
三萬呎高空看世界	216
走向戶外才有新鮮空氣	220
新春環島行	224

輯五 山河之石答客問

230

懸空的布偶 231

為七歲女童寫遺書 233

從墓誌到遺言 239

文房四寶應和聲 245

送汨羅老友赴澳洲 251

請重修杜甫墓園 255

群蛙鼓腹論春秋 261

鄭州大學說三代 265

山河之石答客問 269

散而有章西北行 274

三月詩會與陰影 280

從終點到離去 284

附錄

290

評論文曉村作品篇目初編 / 賴益成 稱編 291

文曉村作品入選各種詩選編目初編 / 賴益成 稱編 297

後記 302

青菜豆腐敬嘉賓（自序）

話說曾經贏得一九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中美洲加勒比海島國，聖·露西亞詩人德瑞克·沃克特（Derek Walcott），應台北市文化局邀請，於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飛來台北訪問，舉行了多場詩歌演講、朗誦、對話交流活動，可謂前一年台北國際詩歌節的尾聲。

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中，當主持人請沃克特朗誦他的代表作〈海洋是一本史書〉（The Sea Is History）時，他說，在朗誦之前，他要先對這首詩的時代背景和寫作動機加以說明，否則，不易了解詩中比擬象徵及諷背後的意義，甚至會造成錯誤的解讀。

這段話使我想起，一九六四年，當我的第一本詩集《第八根琴弦》出版後，一位當時非常活躍的詩人，曾在《桂冠》詩刊刊出一篇洋洋灑灑的評論，把書中〈木訥的靈魂〉一詩的「這是冬季／冬在此樹起它的權威／皚皚的白雪／冷冷地／禁錮著荒漠的原野……」，將象徵白色恐怖的意象，解做西北大地真實的冬景；十年前，大陸兩位學者，對我的一首小詩〈迴響〉，也有南轅北轍的分析；一九九九年，我的一首短詩〈三代〉，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一位頗有聲名的詩評家，在《台灣詩學季刊》上刊出專文，把詩中象徵兩岸政治符號的「太陽」和「星星」，當做真實的星球大作文章，在在說明正確理解詩歌的不易。

再說，自一九八〇年，拙著《新詩評析一百首》出版後，因為頗受青少年讀者喜愛，一年之內連發三版，評析的作品，也由一〇四首增加到一九首，第三版內收入的評介文章，也有十一篇之多，為詩壇帶來一陣陣小小的轟動。近年來，一直有朋友建議我，應將《新詩評析一百首》加以修訂，繼續發行，我也因身體欠佳，雜事仍多，而無動於衷。

但前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克特的那席話，和幾十年來，我雖一直以倡導「健康、明朗、中國」詩風為己任，而有些作品卻仍被評論家們所誤解，一般讀者的理解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使我想道：為什麼不能為個人的作品寫一本自我剖析的小書呢？我的構想是，以散文隨筆方式，每篇談一首詩的寫作背景動機，兼及寫作技巧方法，也不忽視外界的評論。每篇以二、三千字為原則，初擬寫四十到五十篇。從一〇〇二年十月底開始，斷斷續續，至一〇〇三年三月中旬完稿，得稿五十六篇。其中第一篇〈夢想國度竟成真〉，寫的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日記本中一篇未曾發表的習作，〈我有一個葡萄園〉，好像和五年後創刊的《葡萄園》詩刊，冥冥之中有一線宿命的關係，而成了本書的開篇。如果和最後一篇〈悄悄離去〉首尾連起來，幾乎就是一部四十多年詩歌創作活動的傳記，這在寫作之初是完全不曾料及的，也算是一份意料之外的收穫吧。

本書動筆之初，原擬以「文廬隨筆」為書名。文廬為寒舍的代稱，不關緊要。完稿之後，卻覺得「隨筆」一詞太過籠統，未能切中書中的旨趣，猶豫未決。

四月一日晚，《葡萄園》詩刊發行人兼詩藝文出版社創辦人賴益成詩弟來舍下取稿，談到未決的書名，他說：《文廬詩房菜》如何？我覺得「詩」與「私」諧音，暗含私房菜之意，既能顯

不不欲說破卻可聯想而知的意趣，又能暗喻詩歌創作，也可視作調理菜餚來觀察，還有想像空間，
，表示同感。

如此這般，我這本閒話個人詩歌創作的小書，就姑且當作幾樣青菜豆腐的小菜，端給喜愛詩
歌的讀者嘉賓吧。但願各位能感到爽口不膩，作為詩廚的在下，也就如願以償感謝不盡了。

文曉村

二〇〇三年歲末於台北縣中和市文廬

輯一

審判臺前的靈魂



在木訥的深處
不死的靈魂 恒然存在
一如大戈壁的沙漠之下
隱藏著一條塔里木河
幽幽地 微微地
奏著神秘的音樂

——〈木訥的靈魂〉

夢的國度竟成真

去歲（二〇〇二）年底，因家中磁磚地板龜裂嚴重，在整修房屋之前，清理堆積如山的書房時，意外地，發現了一本寫於一九五七年的日記，我如獲至寶似的看了半天。

最令我高興的是，日記後半本，抄錄有新詩「習作輯」三十首；計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寫於新店大崎腳的一首；一九五五年十月至五六六年七月，寫於綠島的十三首；一九五六九年九月，寫於新店的一首；一九五七年三至八月，軍中文藝函授班詩歌組習作十二首；詩歌組結業後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寫於新店的三首。另有閱讀函授班講義的心得報告十二篇。

在「習作輯」之前的一頁日記中說明：「這些習作，一部份是經過校方批改的；一部份是校方批改之後仍不滿意，又經過自己的刪改；還有一部份是校方認為是佳作，介紹到刊物上發表了。因此，抄在這裡的，仍是原稿。」又說：「十二首習作已退回八首。」被認為佳作發表了的是那幾首，沒有說明。但在抄稿之後有四頁明顯是貼過剪報，剪報卻被撕掉的空白頁。

是被什麼人撕掉的？撕掉的是什麼作品？這從一九六二年我參與創辦《葡萄園》詩刊，被嚴令退出詩社，辭掉總編輯，不准對外投稿；六四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第八根琴弦》，被降級調職；六五年在《家庭教育》月刊發表〈小簡〉一文，被羅織為文字獄等事件，不難想像得知。今天追根究柢，已經沒有意義。而我在此，想要向讀者報告的，則有兩點。

其一，我在二〇〇〇年詩藝文版《文曉村自傳·從河洛到台灣》第六章第一節中所說的，「大約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前後」，我有一首十八行的〈海與天〉，發表在當時的《青年戰士報》（今《青年日報》前身）副刊。發表時間及詩的行數，記憶有誤。從日記「習作輯」抄稿所知，〈海與天〉是「軍中文藝函授班詩歌組」第十一首作品，寫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發表的時間，應該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之後。具體日期，因國家圖書館是年《青年日報》的微片缺漏太多，仍未查出。

〈海與天〉原文抄錄如下：

一個晴朗的冬日，
我站在這小島的海邊，
浮雲已逝，浪花未現，
海與天是一片寧靜、湛藍。

在這靜止的瞬間，
我看見一對戀人——
美麗的碧海與藍天，
遠方，他們擁抱得那麼緊，
眼前啊，卻又分隔得這樣遠！

一九五七年七月

第一節只是場景的鋪述，詩意不足；第二節將「碧海與藍天」喻為一對戀人，並由視覺切入，道出在「遠方」可以「擁抱得那麼緊」，而「眼前啊，卻又分隔得這樣遠！」哀傷之情，不言而喻。觸發這首小詩的靈感，雖然來自個人一段青梅竹馬的戀情，但也反應了那個時代許多離鄉背井的悲哀。

其二，則是一項完全意外的驚喜。幾十年來，因寫詩而受的痛苦折磨，使我已經完全忘記，或者根本不敢相信，我在「軍中文藝函授班詩歌組」的習作中，竟然寫過一首三十行的〈我有一個葡萄園〉！好像這是冥冥之中，一種無可逃避的人生命運的安排，夫復何言！

前面說過，我在「軍中文藝函授班詩歌組」的習作，共有十二首。〈我有一個葡萄園〉，是其中的第十首，校方的命題是「願望」。換句話說，我的願望，竟然就是希望擁有一個葡萄園！寫作的時間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想不到五年之後，《葡萄園》詩刊卻真的創刊了！又因我被籌備小組的七位同仁，票選為主持編務的總編輯，從此就走入《葡萄園》的不歸路，為它做牛做馬四十多年，吃盡苦頭，竟甘之如飴，無可救藥了。

其實，「葡萄園」這個刊名，並不是我的提議，而是籌備會七人小組之一藍雲兒的建議定案的。這個命名有兩層意義：「第一、葡萄園在《聖經》裡具有真理、生命、教會等多種涵義，但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象徵。第二、葡萄園是一個園地，必須經過開墾、種植、澆灌、施肥，付出辛勤的勞動之後，才能結出纍纍的果實。我們決心努力耕耘，也願意把這塊園地，提供給所有愛詩的朋友。」（注）